

a TRYLLE novel

超能部族 ① 切换

假如你的人生建立在谎言之上……

[美国]阿曼达·霍金 著 陈元飞 于杰 译

译林出版社

超能部族



切换

[美国]阿曼达·霍金 著 陈元飞 于杰 译

a TRYLLE nove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能部族.1,切换 / (美) 霍金(Hocking, A.)著; 陈元飞, 于杰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

(超能部族三部曲)

ISBN 978-7-5447-3160-7

I. ①超… II. ①霍… ②陈… ③于…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8785 号

Switched by Amanda Hocking

Copyright © 2010 by Amanda Hock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xelrod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381 号

书 名	超能部族 1: 切换
作 者	[美国]阿曼达·霍金
译 者	陈元飞, 于杰
责任编辑	杨雅婷
原文出版	St. Martin's Griffin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2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160-7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幕：十一年前	.. 1
1 家	.. 5
2 《若是你离开》	.. 16
3 追踪者	.. 28
4 奇翎	.. 45
5 疯狂	.. 58
6 怪物	.. 70
7 弗瑞宁	.. 80
8 家族	.. 91
9 想家	.. 102
10 先知	.. 112
11 秘密花园	.. 120

12 融入 ..	131
13 成为真正的特雷奥 ..	146
14 王国 ..	158
15 学习 ..	167
16 进一步的指导 ..	177
17 醋意 ..	187
18 恐惧 ..	199
19 命名 ..	209
20 辞呈 ..	222
21 舞会 ..	233
22 坠楼 ..	245
23 劫后余生 ..	255
24 不辞而别 ..	265

威卓进攻 .. 269

1 ..	271
2 ..	278
3 ..	285
4 ..	291

序幕：十一年前

那一天异乎寻常，是因为发生了两件特别的事：第一，那天是我六岁的生日；第二，妈妈竟对我挥刀相向。那可不是一把切牛排的小刀，而是一把屠宰用的大刀，闪着阴寒的光芒，就像恐怖电影一般，让人不寒而栗。她绝对是想杀了我。

我梳理过去的日子，冥思苦想妈妈为什么会绝情至此，是不是我遗忘了妈妈的一些往事？可在此之前我没有任何记忆。我对童年还有些印象，甚至还记得五岁那年爸爸去世的事，但关于妈妈，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我问哥哥马特有关妈妈的事，他总这样回答我：“温迪，她就是个疯婆子，你知道这一点就够了。”马特比我大七岁，因此他记事肯定比我强，但他从不愿谈及此事。

小时候我们住在汉普顿，家境富裕，妈妈无须上班。她雇了个住家保姆照看我，但在我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保姆家中有急

事走了。于是妈妈生平第一次单独照顾我，可我们俩相处得并不愉快。

我甚至都不希望举行那天的生日聚会。我喜欢礼物，可我又没有朋友。来的客人都是妈妈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孩子，那些孩子个个都是势利眼。妈妈的计划是下午聚会，喝点茶，吃点蛋糕，我可不喜欢，但马特和女佣为此准备了整整一上午。

客人到来时，我已经踢掉了鞋子，头发上的蝴蝶结也被我拽了下来。妈妈从一堆打开的礼物中间走过来，用她那双冷冰冰的蓝眼睛审视着这一切。

她一头金发柔顺地垂在背后，嘴唇上涂了亮红色的口红，其实这只会让她脸色更显苍白。她穿着爸爸送她的那件红色丝质礼服，爸爸去世后她就一直这样穿戴，只不过今天她又搭配了一条项链，并穿上黑色高跟鞋，好像这样会让她着装更加得体。

没人评价她的衣着，但对我的一举一动，大家却格外关注。我对收到的礼物抱怨不已，因为除了玩具娃娃，就是小马驹，或是其他东西，反正都是我根本不玩的玩具。

妈妈进来了，不声不响地从客人中间走到我坐的地方。我刚打开一个粉色泰迪熊包装盒，看到里面又是一个瓷娃娃。尽管我理应表示感激，可我还是没忍住，开始大声抱怨：这是什么破礼物呀。

还没等我说完，妈妈就一巴掌狠狠打在我脸上。

“你不是我女儿。”她冷冷地说。我目瞪口呆，脸颊火辣辣地疼。

女佣见势不妙，马上过来岔开话题，让大家继续喝茶聊天。但“你不是我女儿”这句话整个下午都萦绕在妈妈心头，开始生根发芽。我觉得，最初她这样说，只是父母在孩子顽劣时的随便一说，但她越想就越会觉得我真的不是她女儿。

整个下午我一直气鼓鼓的，后来有人说该吃蛋糕了。妈妈好像一下午都待在厨房里，于是我进去一探究竟。没想到在准备蛋糕的竟然是她，我还以为是女佣呢，女佣比妈妈更像个母亲。

在厨房的台子中间，放着一个巧克力蛋糕，很大，上面是粉色的花。妈妈站在台子的另一边，拿着一把大刀在切蛋糕，并把切好的蛋糕放在小碟里。她的发卡松了。

当她把切好的蛋糕往碟里放时，我皱了一下鼻子，问道：“巧克力的？”

“是的，温迪，你喜欢吃巧克力。”妈妈告诉我。

“不，我不喜欢！”我双手抱在胸前喊道，“我讨厌巧克力，我不会吃的，你不能逼我！”

“温迪！”

刀尖恰巧指向我，上面还沾着些巧克力，但我并不害怕。也许如果我害怕的话，一切就会发展成另一个样子。可我想继续使性子。

“不吃，不吃，就不吃！这是我的生日，我就是不想吃巧克力！”我边喊边用力跺脚。

“你真的不想吗？”妈妈瞪大了她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不肯相信。她双眼中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疯狂，这让我感到恐惧。

“温迪，你到底是个什么孩子？”她边说边绕过台子慢慢向我走来，手中那把刀比几秒钟前显得更加可怕，“你肯定不是我的孩子，温迪，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她看上去很粗暴，礼服也开了，露出了细长的锁骨和里面黑色的衬裙。她上前一步，这次刀尖是正对着我了，我本该尖叫或是跑开，可我吓得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我是怀过孕，温迪，但你并不是我生的那个孩子，我的孩子到底在哪儿？”她眼里噙着泪花，我只是一个劲地摇头。“你肯定把他杀了，对不对？”

她猛地扑向我，冲我大喊大叫，让我说出我到底把她的亲生孩子怎么了。我一闪，刚好及时躲开，可她又把我逼进了角落。我抓住碗柜，已是无路可退，但她丝毫没有放过我的意思。

“妈妈！”马特在房间另一端大声喊她。

那毕竟是她钟爱的儿子的声音啊，她认为马特是她的儿子，这一点从她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来。我原以为这会阻止她的行为，谁知这反而让她觉得时间不多了，于是她举起了刀。

马特飞奔过来，但为时已晚，刀刃穿过我的裙子刺入腹中。鲜血染红了衣服，疼痛向我袭来，我歇斯底里地大哭。妈妈正在奋力和马特搏斗，不愿松开手中的刀。

“是她杀了你弟弟，马修^①！”妈妈一口咬定我是凶手，并发疯似的看着马特，“她是个怪物！我们必须制止她！”

① “马修”是马特的正式名字。

口水都流到课桌上了，我睁开眼睛，刚好听到米德先生在重重地摔课本。我到这所中学刚一个月，却已经领教了米德先生历史课上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的方式。我总是尽量保持清醒，但他那单调枯燥的讲课声却每每让我昏昏欲睡。

“埃弗利小姐？”米德先生不耐烦地大声叫我，“埃弗利小姐？”

“嗯？”我喃喃地答应。

我抬起头，偷偷擦去桌上的口水，然后环视左右，看看有没有人看到。大部分同学似乎没有察觉，除了芬恩·霍姆斯。他刚来一周，因此他是这所学校中唯一一个比我更新的新生。每当我看到他时，他似乎总是在盯着我，而且一点也不觉得羞愧，好像这么无礼地盯着我是件极其自然的事。

他静若处子，不声不响，十分古怪。我们有四节课在一起

上，可我竟然还没有听他说过话，真是不可思议。他的头发平整地梳到脑后，黑黑的瞳孔深不见底。其实他的外表就很容易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太奇怪了，以至于我没发现他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抱歉打扰你睡觉了。”米德先生清了清嗓子说道。

我抬头看着他说：“无所谓的。”

“埃弗利小姐，你为什么不去校长办公室呢？”米德先生给我提了个建议，我哼了几声表示不想去。“既然你在我的课上养成了睡觉的习惯，也许校长会想办法帮你保持清醒的。”

“我已经醒了。”我向他强调。

“埃弗利小姐，现在请你出去。”米德先生指着门口，好像我一直不去校长办公室的原因是忘记怎样才能出去。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尽管他灰色的眼睛非常严厉，但我敢说他会让步的。我在心中一遍遍地重复念道：我不需要去校长办公室，你不想把我送到那儿，让我待在班里。几秒钟后，他的表情不再严厉了，目光也有些呆滞。

“你可以留在班里听完这节课，”米德先生有点眩晕，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摇了摇头，揉了揉眼睛，“但如果下次，你直接去校长办公室就行了，埃弗利小姐。”他神情恍惚，片刻之后，终于又开始讲课了。

我不确定自己能做的到底是什么——我尽量不想这件事，也不想给它命名。大约一年前，我发现，如果我想着某事并且盯着某人使劲地看，那他就会按照我的意愿行事。

这听起来简直让人兴奋，但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如此。有

两个原因：第一，尽管每次都能奏效，可要让我相信自己居然真的有这种功能，还是不可思议；第二，我觉得让别人受我的摆布，自己有点卑鄙，所以我不喜欢这么做。

米德先生继续讲课，而我尽力认真听讲，心中的内疚让我更加努力。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讨好他，而是因为我不想去校长办公室。我刚刚被上一所学校开除，害得哥哥和姑妈再次举家搬迁，目的就是为了让现在的学校近一些。

终于熬到下课了，我把书胡乱塞进书包，匆匆离开教室。给米德先生施了思想控制魔法后，我不想在此地逗留太久。万一他改变主意要再次送我去校长办公室的话，那可就惨了，于是我匆匆下楼去存物柜换书。

破旧的存物柜上面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广告传单，告诉大家欢迎加入辩论队、去学校话剧团试镜、不要错过本周五秋季半正式着装的舞会等等内容。我很纳闷公立学校的半正式舞会能有什么内容，但我懒得去问。

我打开自己的存物柜，开始换书。连看都不用看，就知道芬恩在我身后。我扭头往肩后瞥了一眼，看到他正在饮水处喝水，但几乎同时，他也抬起头看我，好像他能感觉到我在看他似的。

这家伙就那么盯着我，什么事都不做，这让我觉得有点害怕。我都忍他一周了，尽量避免和他正面冲突，但现在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反正是他做得太过分，又不是我，和他说几句话应该不会惹上麻烦吧？

“嘿。”我朝他叫了一声，接着咣的一声把柜门关上，又调整了一下书包带子，然后穿过大厅走到他跟前。“你为什么盯着

我？”

“因为你站在我面前。”芬恩的回答很简单。他依然毫无节制地看着我，黑色的睫毛下是他深不见底的瞳孔，从中看不到一丝尴尬，看得我勇气尽失，有些气馁。

“可你总是盯着我看，”我不改初衷，“这怪怪的，你太怪了，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我的确没想让自己完全融入新环境。”

“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我换了种措辞把原来的问题重新表述一遍，因为他总是跟我绕弯子。

“那让你觉得不舒服吗？”

“回答问题。”我站得更直了，好让自己在他面前显得更理直气壮，这样他就意识不到我有多紧张了。

“大家都在看你，”芬恩平静地说，“你很迷人。”

这听起来像是在恭维我，但他说话时语气很平淡。他是在取笑我没有女生应有的矜持，还是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我无法分辨。他到底是在奉承我，还是在取笑我？或者他的话根本就是有别的意思？

“没人像你这么没完没了地盯着我看。”我尽量平和地说。

“如果这让你不舒服，我就不这样做了。”芬恩答道。

这个回答太狡猾了。要是我让他不再盯着我看的话，我就不得不承认他让我不舒服，而我不想承认有什么事会令我不舒服。但我如果撒谎说这没什么，他就会继续盯着我。

“我不是让你不要这么做，而是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修正了自己的问题。

“我已经告诉你原因了。”

“你没有，”我摇头，“你只是说别人都在看我，但你没有解释为什么你看我。”

他的嘴角不易察觉地微微上扬，似乎得意地笑了笑。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把他逗乐了，也因为他对我很满意。就好像他以前是故意难为我，而我最终顺利通关似的。

忽然，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咕咕乱叫，这让我显得很傻，以前可从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艰难地吞咽了一口，竭力压制着。

“我总是看着你，是因为我无法不看你。”他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这让我顿时哑口无言，我想甩出一句漂亮点的话回击，但大脑根本不听使唤。我张口结舌，呆呆地愣在那里，心想自己看起来肯定像个吓傻了的小女生。我赶快稳住心神，强作镇定。

“这可让人觉得有点怪怪的，就像有虫子在我身上爬似的。”我终于开口，但我的话苍白无力，根本没有一点指责的口气。

“那我就尽量不用那么怪的眼神看你。”芬恩向我承诺。

我都说他的眼神让我很别扭了，可他却一点都不难为情。他没有结结巴巴地道歉，也没有羞愧脸红，只是一直平静地看着我。他很可能有点孤僻甚至是变态，反正不太像正常人，但我却挺喜欢的。真该死。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哑口无言，想不出妙语应对。多亏这时上课铃响了，把我从这尴尬的对话中解救了出来。芬恩冲我点了点头，就此结束了我们的谈话，转身走出大厅去上下一节课。感谢老天，这是他

仅有的几节不和我一起上的课。

他果然恪守诺言，那天没有再那样怪怪地看我。每次我看到他，他都没有做出什么冒犯的举动，也没有再看我。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背对他时，他还是在看我。但事实证明，我似乎并不能控制所有的感觉。

下午三点钟，放学的铃声响起，我奋力冲出学校。哥哥马特会来接我，至少在他找到工作之前他一直会来接我，我可不想让他等太久。此外，我也不想再和芬恩·霍姆斯有什么接触。

我快步走向学校草坪边上的停车场，寻找马特的普锐斯汽车，同时开始心不在焉地咬拇指指甲。忽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自己在战栗，这种感觉从脖子一直蔓延到后背。我转过身，或多或少有些期望——期望发现芬恩正盯着我看，但一无所获。

我抖了抖身子，想摆脱这种感觉，心跳却持续加速。一个学校里的男孩盯着我看已经让我觉得怪怪的了，而现在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更加古怪，这简直是一种凶兆，一个小男生可无法给我这种感觉。我仍然在四处张望，想弄清到底是什么让我如此不寒而栗。汽车喇叭声忽然响起，把我吓得跳了起来。马特就在几辆车之外的地方，他坐在车上，从太阳镜镜片的上方看着我。

“抱歉。”我打开车门跳进车里，但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怎么了？”

“你刚才看起来有点紧张。发生什么事了吗？”马特问道。我叹了口气，心想，当哥哥的是应该多关心妹妹，可也不用这么面面俱到吧。

“哦，没什么。学校糟透了，”我敷衍着，“我们回家吧。”

“系好安全带。”马特下令，我只有遵命。

马特一直安静而内敛，任何事都审慎思考之后再做定夺。我们俩完全不同，除了一点——我们个子都不太高。我身材娇小，相貌俊俏，精致可人，一头乱蓬蓬的棕色髻发扎成松散的发髻。

马特一头浅棕色的头发整整齐齐，眼睛和妈妈一样是蓝色。他并不是那种肌肉男，但他经常锻炼身体，很有责任感，比如，他总是要确定自己足够强壮，可以保护我们不受任何威胁。

“学校还好吧？”马特问道。

“太棒了，好极了，简直妙不可言。”

“有没有想过今年毕业？”马特很久以前就不再评价我的学习成绩了，某种程度上他甚至不太在乎我能否高中毕业。

“谁知道呢。”我耸耸肩。

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周围的小孩似乎都不喜欢我。甚至在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之前就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好像哪儿有点不对，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试着和其他同龄人相处，但总是事与愿违。我会长期忍受他们的排斥，直到我忍无可忍、愤而反击。校长和主任很快就会把我开除，可我认为他们和我的同学一样，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我就是和周围格格不入。

“给你提个醒，玛吉姑妈非常在乎你的学业，”马特说道，“她下定决心要你今年毕业，就从这所学校毕业。”

“这太让人高兴了。”我叹了口气。马特可以不那么关心我

的学业，但是玛吉姑妈就不同了。因为她是我的法定监护人，她的想法就重要得多了。“她有什么计划？”

“玛吉姑妈正在考虑规定你的就寝时间。”马特一脸坏笑地跟我说。好像打发我早睡觉就能让我少惹是非似的，真是莫名其妙。

“我都快十八岁了！”我抱怨道，“她到底在想什么呀？”

“你离十八岁还有四个多月呢。”马特紧握方向盘，毫不留情地纠正我。他有一种偏执的错觉，认为我一到十八岁就会逃离现在的家，为此他非常困扰，不论我说什么他都不相信我会乖乖呆在家里。

“是啊，随她怎么想吧，”我甩了甩手，“你跟她说过她有点神经质吗？”

“我想这句话她从你那儿已经听得够多了吧？”马特冲我咧嘴笑笑。

“那你找到工作没有？”我试探性地问。他摇摇头。

马特前不久刚刚在一家知名的建筑公司完成夏天的实习，现在却因为我的学业而搬到了这儿，而这座小镇似乎对一个前景看好的年轻建筑师并没有多大需求。马特说过，离开那家公司并没有让他觉得难过，可我还是禁不住感到阵阵愧疚。

“这是一座美丽的小镇。”我望着窗外说。

新家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它建在一条普通的郊区街道旁，周围栽满了枫树和榆树。其实这座镇子看起来很小，也很闷。但我曾承诺要珍惜这一切，好好利用这一切。我真是这么打算的，因为我认为自己绝不能再让马特失望了。